

# 《七十七天》： 人生处处是羌塘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麦青



##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观赏影片《七十七天》，首先会有惊艳的感受，这是一种美到极致的表达，你只能惊叹：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！

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来展现西藏之美，历来不乏精品力作。自从影像进入大众生活以来，通过影像手段来表达、展现西藏风情成为影视工作者的重要内容。例如新中国第一部西藏题材电影《农奴》，全面展示了独特的西藏风情，获得了大众认可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《盗马贼》《红河谷》《西藏往事》《益西卓玛》《可可西里》《冈拉梅朵》《塔洛》《绝命海拔》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《冈仁波齐》等西藏题材电影，从不同角度向大众展现了神秘的藏地风情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电视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，西藏也成为不少优秀作品的表达对象，如《西藏的诱惑》《藏北人家》《八廓南街十六号》《德拉姆》《最后的马帮》《巴颜喀拉的雪》《布达拉宫》《行走西藏》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作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去西藏来一场自由行走，体验那惊世之美的异域风情，在物质生活相对丰盈的今天，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但是，知易行难，有关西藏的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这一心理需求。

随着西藏题材影视作品的日渐丰盈以及赴藏旅行日渐兴起，如何唤起大众的认同自然也越来越难，而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《七十七天》的价值。《七十七天》的导演兼主演赵汉唐是一个户外极限运动的爱好者，这部电影体现了他的激情与梦想：“如今的青年人，能拥有一部流传百世的影片也是一种幸福。”不同于以往的西藏题材电影，《七十七天》采用公路片的方式，以主人公亲身体验、日历计时的方式，一帧一帧地展现羌塘之美，这就使得异域风光不仅仅停留在观众的视觉欣赏上，更有身临其境的代入感。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“羌塘”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想像电影男主角“杨”一样来一次绝地穿越，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实现呢？《七十七天》的代入感，可以让大众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心灵之旅！

## “拒绝鸡汤”的鸡汤

很显然，《七十七天》绝不仅仅是一个风光大片。风光的背后往往是人的感知与存在，否则的话，再美的风光与我等何干？辛弃疾曾经在词里写道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，见我亦如是。”这种充满情感的物我之间的相互打量，才使得青山获得生命力，也才能使“我”心里安宁，进而获得前行的力量。《七十七天》中的羌塘美景，是远离人类生存的无人区。如今有

了人的介入，一切都变得有意义，尽管人类是何其渺小！

在无人区与大自然进行抗争，并不仅仅是“与天斗其乐无穷”，更主要是自己和自己的战斗。这无疑使得《七十七天》具有相当的励志性。但是，我们的导演以及男女主人公都拒绝“鸡汤”。是的，这个时代我们喝的“鸡汤”实在是太多，廉价的“鸡汤”已经不会有什么疗效了。因此，《七十七天》明确地摆明姿态：拒绝“鸡汤”！

但是，摆明拒绝“鸡汤”的姿态，未必就真的没有“鸡汤”。

在《七十七天》中，男主角杨是因为在生活中迷失了自我，因此单枪匹马想借助一辆山地车横穿1400公里的羌塘无人区。在无人区的抗争，自然是为了找到“迷失的自我”。表面上都在拒绝“鸡汤”，其实内心深处比谁都想要“鸡汤”！因此，在男主角杨看来：“人生能有多少天，是按自己的想法活着？活了半辈子，我就想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，成为想成为的自己。”是的，我们可能是没有目标的青年，或者正处于“既油腻又猥琐”的中年，我们将何去何从？——“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，成为想成为的自己”！

追求浪漫、身残志坚的女主角蓝天，其实内心是非常绝望和荒凉的，一直在埋怨命运的极度不公。她本来是一个小资女文青，却因为意外失足，导致半身不遂。虽然最终成为身残志坚的典范，她内心深处对“浪漫”的追求却依然存在，对“自由”的渴望更加强烈。现实尴尬的她，一方面埋怨命运的不公，另一方面只能将这些掩饰起来，以一个双面人的形象生存下去。因此，借着轮椅下滑完成人生最后一次“飞翔”，何尝不是生命的绝望和绝唱？

杨和蓝天命运的邂逅，使得双方获得惺惺相惜的共同感受，那就是“自由和远方”！因此，蓝天最终大吼“去他妈的命运”，并且认识到：“只要精神不垮，心有多远，身体就能走多远。”而杨在横穿羌塘无人区的时候，重重艰难让他最终决定放弃穿越羌塘，打算翻过昆仑山，回去好好地活着。可以说，在历险之后，他们对生命又有了新的体验。如此说来，《七十七天》不但是一碗心灵鸡汤，而且还可能是一碗高浓度的心灵鸡汤！这碗心灵鸡汤的要旨就是：心向往之，人生处处是羌塘！

## 类纪录片的故事表达

既然是一部“极地冒险”题材的电影，集中展示冒险的过程必然是重中之重。《七十七天》以日历计时的方式，展现了男主角在穿越羌塘过程中遭遇的各种艰难。这些艰难不光是对人的毅力耐力的极大考验，也是对人精神的深度洗礼。从这个层面上，影片是达到了这一目的的。

从具体表达来看，以时间来结构整部影片，使得作品具有相当的纪录片特性。

但是，它毕竟不是一部纪录片，我们只能称之为“类纪录片”。类纪录片的特征，固然强化了影片内在精神的真实性以及画面的唯美性，但是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表达。因为《七十七天》要走院线，要获得票房，一定需要故事。为此，导演特地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方式来表达。因此在男主角进行横穿羌塘壮举的同时，又有了女主角蓝天的故事。

在影片中，尽管两个故事多有交集，而且男女主角在惺惺相惜的同时，双方都获得了对生命的重新解读和定位，从而完成



了自己和自己的和解。但是，影片在叙事上也存在严重的断裂感。比如，本来正在展现穿越的艰难，却突然转角变成男女的情感交集；本来行走在艰难的无人区，男主角却登上三角定位架眺望远方，随之而起的却是女主角银铃般的笑声……这无疑是对穿越羌塘意义的消解，更是对情感的浅薄解读。

在《七十七天》中，男主角横穿羌塘时遭遇一系列艰难时的惊慌失措，一点也不像是为了“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”，更像是一场无缘无故的人生冲动。因为真正的穿越壮举必定是建构在相当长时间的准备基础之上，而不是一种心血来潮，剧中的所谓艰难其实都应当在真正穿越者的“意料之中”。而女主角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突然想借助轮椅下滑完成人生的最后一场“飞翔”，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。这种断裂感，是因为“鸡汤”的预设性目的，使得影片在类纪录片特性的基础上，强行进行了一个没有头脑的故事植入。因此，《七十七天》固然很美，美得像是一个电子相册，却美得不像一个故事。

在电影创作中，好题材固然非常重要，但是好题材依然需要好故事作为根本性的支撑。《七十七天》是个好题材，却未必是个好故事。讲“好故事”并“讲好”故事，依然是国产电影需要努力的。□



本版图片为《七十七天》剧照